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  
第二十八回 交匪類韓廢訪名姬 獻神威碧霄擒巨盜

上章所述秋鶴到申以後，無所事事，有時一個人在馬路上走走。一日聽得棧中人說起，玉仙茶園新來一個旦角，高媚雲，面孔極好，他費了一百數十元，訂做一件宮衣，專演貴妃醉酒。秋鶴本來無事，吃了晚飯，獨自一個人到那園裡去看戲。果然媚雲生得玉貌風流，色藝雙絕。媚雲演畢，以後的戲，都是些山西粗俗的唱口，秋鶴也不看了，方要出來，只見一個人在樓上招呼作揖，說道：「秋兄！」秋鶴抬頭一望，原來是福建麥子嘉，數年前曾在日本會過的，便也還了一個揖。子嘉便匆匆的走下樓來。秋鶴已到扶梯邊，彼此碰頭，重新見禮。子嘉笑道：「巧極了！聞得老兄到美洲去遊歷，幾時回來的？」說著已出了戲園門。秋鶴笑道：「說來話長。」子嘉道：「久別重逢，我們去敘一杯談談罷。」秋鶴道：「弟方才吃飯，也不用了，我們立談幾句罷。」子嘉道：「數載離情，非立談所能盡，就到小館子裡去也好。」秋鶴不能再卻，說道：「也好。」便跟了子嘉走進一個廣東宵夜館子裡，揀一個座頭坐了。走堂小二走來，笑道：「麥二老爺發財，今年沒有來過呢。去年臘月底幾次來找你老人家不見。」子嘉道：「不用我說，你去到壺中天叫他送二斤花雕竹葉青來，這裡只要一客夠了。」小二笑道：「兩位一客不好看，多費半客，喚客半罷。」子嘉道：「我們通吃子夜飯了，只要一客，不夠再添。」小二只得喚下去。少頃上來，一盆燒鴨，一盆香腸，居然也是一小盆魚生片，一個小火鍋。兩人對酌，秋鶴就把以前的蹤跡略略告訴一遍，又問子嘉近況。子嘉笑道：「不瞞老哥說，那年同你在日本別後，弟即回來到家叔那裡，謀著一個船局館地，東又少，公事又忙，同事的還算是我優缺，將我妒嫉得不得了，鬧了亂子出來。弟也不貪這個館，索性辭了，就托家叔寫了一封薦書薦在輪船局裡。幸虧派著出官司事，到認得了許多官場。今日是禮拜，不辦公事，一早出門到道台衙門看一位朋友，是這裡的候補知縣，現在極紅，有兩個差使，補缺已快了，豈知他到錢觀察那裡去了。這錢觀察榜名可通，弟也認識的，因路遠，弟也不去尋了，就到楊司馬局裡去吃了飯，同他這位大少爺出來聽書，他又要看戲，兩個人吃了點心，就到這裡來。方才他走了，幸遇老哥，真是意外。」秋鶴同子嘉本是初交，也不知道他的脾氣，今看他言語舉止，卑陋鄙吝，實不耐煩，只因客裡初適，不得不與他敷衍。於是問問上海風景如何，人物如何，然後問到煙花。子嘉道：「這裡人物盡多，就是貴友、介侯、友梅、知三幾個，也算是一種人物。惟有些狂，人家背後總有些議論他不是。現在是好了，令親停子虛觀察就要到任了，吾兄又與芝兄同盟，這是必有照應的，將來還當照拂呢。至於煙花風月，弟於此道久已吐棄。一則公事甚煩，二則到了此中，實是揮金如土，我們這些進款，那裡能供他需索？」秋鶴道：「寒士算計不得不爾，若是遇著好的，要與他聯絡，不忍不為解囊，遇著不知己的，徒費無益，不如不逛為是。」子嘉道：「饒這麼著，還有免不得的應酬。若過於一定不易，又恐得罪了人。」秋鶴道：「聞得這裡綺香園一位蘇姑娘，別開生面，現今園裡頭姊妹，業已擠滿，聞說通是數一數二的幾個人。」子嘉道：「這位蘇姑娘究竟不知是那裡人，想出來的主意倒也別緻，可惜人家都說他是假的，他故意做出這個聲價來哄人，未見面先要錢，誰願意呢？至於愛接文人墨客，也不能要人做詩。弟去年曾去試過，這時候園裡不過是他一個人，弟做了一首拿進去，丫頭重新送還，說姑娘實在有病，不能見客，請改日請來罷。弟氣得手足冰冷，至今還沒去過。」秋鶴道：「倘然進去以後，他們怎樣局面呢？」子嘉道：「這個倒不知道。弟有一位鎮江朋友叫朱獻之，與陳秀蘭極算要好的，這位秀蘭姑娘生得標緻，倒還罷了。他的一種性情學問，真是仕女的班頭。《紅樓夢》極矣，同獻之談起情來，終日不倦，又是喜近文人，弟同獻之見過一回，秀蘭與弟也相熟的，他上月搬進園中，帶了一個信來，請我拉獻之同去，適值我告假返舍，及至來了，把積下來的公事排日就理，便也沒得工夫，幾次要去，力不從心，現下獻之已經回去。我上禮拜一個人走過園門，要想進去，因一個人不好，今日打諢要找個朋友同去訪訪。吾兄來了，倒是極好，陳姑娘是我認得的，也不似姓蘇的自裝幌子，我就說獻之托寄口信，看看他的地方，究竟怎樣。倘秀蘭可以替我設法就去見蘇姑娘，閣下以為如何？」秋鶴笑道：「我不過問問罷了，何必去呢？就去也未必見的，見了也未必有什麼談，不去罷。」子嘉道：「兄請放心，弟去了，陳姑娘是必見的。閣下就同陳姑娘談，便知道他好處，真是又風雅又纏綿，其一種靜默之氣令人相對忘言呢。」

秋鶴聽他說得天花亂墜，想道：「天下難道還有翠梧這樣的人麼？他既然說認識，必定要我去，且去見識，他們是物以類聚，看了這姓陳的，便知道姓蘇的了。」因笑道：「老兄恐怕不甚熟悉，若果熟人，就去見見何妨？但我是已經矢志青樓中不再交結了。」子嘉道：「這個自然，見秀蘭是極容易的。」秋鶴道：「既如此，就去罷。」子嘉便把壺裡一看，還有餘酒，因道：「這個酒剩下也是白送他，我們大家一杯喝了去。」秋鶴道：「我不喝了。」子嘉道：「我來喝。」於是把壺斟了兩杯酒，壺方竭，便一氣飲盡，喚小二上來說：「這個東寫在我賬上。」小二道：「剛才掌櫃的說二老爺上年有一元幾角賬未蒙賜下，請自己同掌櫃說去。」子嘉把桌子一拍道：「放屁，我難道要賴你不成？」秋鶴連忙勸道：「子嘉兄，不必與他小人計較，我有現錢在這裡，不必記賬了。」因問小二多少錢，小二道：「連小賬三百二十六。」秋鶴便付了三個角子，說道：「這可抵得過麼？」小二笑道：「角子作不了一百零九，請叨光再加幾個。」秋鶴又給十幾個錢，說道：「現在好了。」子嘉道：「秋兄不用你破鈔，我偏要他記賬，我預備好了，他們不來收，倒說我不還。」只見掌櫃走了來，笑道：「麥二老爺，不要動氣，小二不懂說話。小店實在本小利微，不能久欠，你也是明白人，去年的賬我差伙計到府三次，均不曾遇著，現在二老爺身邊倘便在這裡，就請賞賜了罷。如實在不便，請示下了一個日期，好叫伙計到府來領。」子嘉道：「你們小二這麼放肆，要久久來，沒得日期！」掌櫃笑道：「請勿動氣，小店實在吃不了這個虧。」子嘉方欲申斥，秋鶴道：「子嘉兄，不要同他計較了，通共一千餘文，弟來替老兄代了罷，將來我們好算的。」因便身邊取出一元付給掌櫃，說道：「你勾了賬罷，以後吩咐小二說話總要圓轉些，就是付銀錢，也不能見了人就問的。」掌櫃笑著答應了幾個是，就去了。

這裡子嘉還在發怒，秋鶴勸著，拉了出門。子嘉道：「今日沒得老兄破鈔的理，真是不安，這個一元改日就派人送來。」秋鶴道：「客裡相逢大家要好，何必計較呢？不過這綺香園還是不去罷。」子嘉道：「豈有此理？既然說定了，且去玩一趟，看看局面。況且秀蘭這個人，弟並非不熟的，時候還早呢。」秋鶴只得相從。子嘉道：「坐東洋車去罷。」便叫道：「兩乘東洋車到脫空橋，每輛十二個大錢。」車夫聚了攏來，說道：「到彼處足有一里半路，再加二十文。」子嘉道：「我們走罷。」正在說著，有個老媽子領著一個姑娘從背後走來，把子嘉的帽子一搶，笑說道：「麥卵胞你好！一去十幾天不撞得來，現在要撞到那裡去？」子嘉回頭一看，笑道：「阿呀，原來是你，不要如此，你還了我！我要同一個朋友去幹一件公事，回來就到那裡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便去取帽子，姑娘笑道：「你去了可來不來？」子嘉道：「必定來的，快還我！給人看見像什麼！」姑娘方把帽子還了，笑道：「你若不來，你不要再給我看見。」說罷去了。秋鶴笑道：「這就算是野雞麼？」子嘉道：「他是住家么二，我也是被一個朋友拉去的，實在沒意思。」那車夫還在那裡催道：「你們到底去不去？叫了車又不坐。」秋鶴道：「每兩十六個大錢罷。」車夫道：「十八文何如？」秋鶴就上車，子嘉也只得上車。不多一回，已到橋堍，子嘉跳下來，付車錢。秋鶴道：「已給他了。」子嘉道：「這麼要緊。」便同秋鶴過橋到園門口，見門前點著一盞大電燈，望進裡面去，列著幾許煤氣燈，園門內空地上排著十幾乘轎子，十幾乘馬車，還有東洋包車，二人走到門房。子嘉搶上前去，同一個傭人說到陳秀蘭那裡去的，那人道傳事的人都在會客廳上，爺們自己去招呼。

子嘉遂引了秋鶴到會客廳，看裡邊坐著六七個人，因問道：「誰是陳秀蘭處傳事的？」只見一個人走過來說道：「爺尊姓？」子嘉道：「你不要問，你進去說朱獻之老爺請一個朋友來見，有話說。」那人道：「請爺裡面坐等等。」說著去了。子嘉同秋鶴到客座，但見一統三間，上頭一張大榻，紅呢墊枕，當中十二張大八仙椅，分擺兩面，中隔茶几吐盂，椅上一律紅呢椅墊，靠牆兩邊十幾張小單靠，四只桌子，壁上也有書畫，地下水磨方磚，當中兩枝煤氣燈。地方還好，已有四五個人坐在那裡談論，忽見一個

十六七歲的丫頭走進來，笑嘻嘻的道：「那裡兩位爺來見陳秀蘭姑娘的，姑娘說請進去了。」子嘉笑著便拉了秋鶴立起來。丫頭把子嘉一看，子嘉笑道：「你認得我麼？」丫頭笑道：「好像見過似的，進去罷。」於是跟了就走。過一個內園門，便是向西一條長廊了。丫頭道：「打浮玉橋從延秋樹謝姑娘那裡廊下走過去近些，過了彩春橋，只得一條短廊便是。」子嘉道：「你領著走便是了。」三人向北走曲折長廊，一路都有煤氣燈照如白晝。轉過廊門，裡面也是長廊，忽見一片平湖，水光蕩漾，但聽裡邊幾派音樂之聲。果然有一條白石橋，過橋走到廊下，秋鶴道：「這是何人所居？地方甚好！」丫頭道：「是謝姑娘地方。」秋鶴道：「他叫什麼名字？」丫頭道：「叫珊寶。」秋鶴道：「多少年紀？」丫頭道：「大約二十歲光景。」子嘉道：「姑娘的房子在那裡？」丫頭指著北首道：「對過湖花牆裡面有電氣燈光的地方便是。」說著，已走盡沿河的北廊，又上了屋角的一條白石橋，又過了一小廊，上了一條橋，係南北橫界的。子嘉問道：「這是什麼橋？」丫頭道：「叫寒碧橋，那西首花障子裡邊的花牆，便是我姑娘的寒碧莊了。」三人一路過去走進莊門，有一個約二十來歲的丫頭出來說：「小碧妹妹，姑娘在綠冰壺裡，領他們進去罷。」秋鶴方知道這個丫頭叫小碧。

到了門口，小碧揭了門簾，二人走進去。只見秀蘭穿著古銅色春風富貴寧綢珠皮襖，紫醬摹本人大方勝寧綢褲，元縐百摺裙，一色家常打扮。笑著迎了出來，讓坐，向子嘉認了一認，笑道：「原來是麥爺。」子嘉笑道：「不是麥芽，麥芽是好做糖的，我只好做酸梅醬。」秀蘭笑著又問秋鶴尊姓，子嘉道：「這位韓老爺，是道台裡的師爺，也與貴相好極熟。」秀蘭便不復請教秋鶴的號，因又問子嘉道：「麥爺好似同獻之來過，大號恰已忘了。」子嘉笑道：「小字夫子之子，嘉慶之嘉。」一時丫頭送上熱手巾同茶來，秀蘭道：「適聞麥爺說獻之有什麼話，現在他在家中調理，這個病大約好些。」子嘉道：「全愈了，不日還想要來呢。」秀蘭道：「可有信帶來？」子嘉道：「這倒沒得，他說請姑娘身體保重些，倘有意中人要從良，須等他來了再說。因他現在要同一個朋友商量借一宗款項替姑娘贖身，他要想娶姑娘呢。」秀蘭笑道：「麥爺，恐怕聽差了獻之的話了，我是前年春裡贖身的。」子嘉道：「姑娘已經贖了身了？恐怕我是聽差的。」秀蘭笑道：「麥爺在鎮江是幾時遇著他？」子嘉被這一問，倒問住了，假意指把頭輪了幾輪說道：「今日是十八，我是十四回來的，好似十一二日的日子會見他的。」秀蘭笑道：「麥爺是十四回來的嗎？坐什麼船？」子嘉道：「十四這日恰遇著野雞輪船，就坐了回來。」秀蘭笑道：「麥爺恐怕又記差了。」於是立起身來說：「二位請坐，我還有一個客人在裡面，要來說幾句話兒，恐怕還要出局去。」說罷，掀著簾子出去了，走到外間，密告幼芳、小碧道：「這個姓麥的本來綽號叫麥卵胞，不是好人。朱獻之老爺很不歡喜他，兩次尋了來，總給他遇著。本來叫我不理他，你不記得上年失落一個表麼？我疑心是他偷的。這回他言語通通不對，朱老爺一向願我嫁人，說家中已有如夫人，萬萬不能娶我，姓麥的又這麼說，可見是誑。朱老爺是十四夜裡走的，他十四從鎮江回來已經遇著了，這些話通是不合。他真同這個人要白逛來的，你去找個老媽子陪他。不要給他好臉，也不要得罪他，待他走了，就是問起我來，說出局去了，我到幼青姑娘那裡看他做生日去。」說著進自己房裡換了衣去了。

小碧就去叫谷家媽吩咐幾句話，叫他坐在房裡。子嘉還不知道他們看輕，有一答沒一答的問。谷媽或答或不答。秋鶴因問道：「這裡一位姓蘇的姑娘說是很好，究竟比你們姑娘如何？」谷媽道：「不知道。」子嘉道：「這位姓韓的師爺，要想見見，煩你們去說一聲兒。」谷媽道：「他近來不甚見客呢！」秋鶴道：「無論肯見不肯見，你們打發個人去問問，肯呢，我們去，不肯便罷。」子嘉道：「好極！」谷媽道：「我們沒人。」子嘉怒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我們來開發下腳，你們就有多少人來討賞了，一定要去的。」谷媽被逼不過，只得叫道：「幼芳來！」只見剛才一個大丫頭來說道：「可是麥老爺要走麼？姑娘出局去了。」谷媽道：「他們要想見蘇姑娘，叫我差人去問一聲見不見。」幼芳道：「得罪兩位爺，我們兩個傭人抬轎去了。」子嘉道：「你不好去麼？」幼芳怔了一怔道：「我就去。」便走了。秋鶴看這光景，大有冷淡之意，實在沒趣。子嘉還要叫倒茶，谷媽只得去倒來，都是不熱的，一回子幼芳來回說蘇姑娘因前三日有兩位姑娘進園，幫了忙，身子乏了，不大自在，已經兩日不見客丁，連熟客也通不見。秋鶴道：「我們走罷，老兄要在這裡，弟只好先走。」幼芳便道：「二位得罪，慢請。」子嘉也只得走了。幼芳便命谷媽引出內園門，秋鶴在路上氣極，明知子嘉不應說謊，也不便埋怨子嘉，但深悔自己一時游移不該回到這裡，看他們這等勢利，把我們冷淡得有趣，越想越懊悔起來，便向子嘉道：「弟還有別事，請與兄分路罷。」子嘉也知秋鶴乏趣，只得假愜了一會，說緩日再來奉請，說著，也坐車去了。

秋鶴回到寓中，想子嘉這個人，本來我看他是個小人，這回答由自取，但我亦當決烈烈的回絕，不應與他周旋，致受此侮，我在勾欄中從沒受此冷面，一時心軟，竟遭慢侮，從今倒又多一件閱歷了。又想道：耳聞不如見見，向在家中聽得綺香園的校書，都是有色有藝有情，名下風流，一時無兩，本來打算倘有機會，要見他一見，今日看起來，仍是虛名。就是方才的冷面冰心，已是夠受了。他們本來心肥眼大，不名一錢，要去親他，他那裡看得起，恐怕就是揮霍的人，他們見了，也視若平常，眼高於頂呢。前日介侯、友梅要我去，我幸虧沒去，他們幾個人說蘇姑娘怎樣好怎樣好，想蘇姑娘要哄幾個錢，待他們自然好的。他們都是有家人，肯使錢。我若和在裡頭，不能使錢，必然另有一種面孔待我了。可見花天酒地，都是重銀錢不重情意，得一可以談談的人，已是萬不可求。這樣看起來，環姑這個人，真是我秋鶴的知己了。再想要尋一尋環姑，何處去尋呢？想著不覺歎氣。又想道：環姑出了家，至今並無一音，大抵死的份兒居多，或者看破了人情，前事不復著想，但閨閣中環姑這樣知己，至今尚且不復想我，再有何人肯憐我這樣末路書生呢？從前還有一個畹根這種慧眼，可以識人，也不知去向，未識斃弱質，苦到何如，又未識尚在人間否？我先前曾有信給他，無論地老天荒，今世還須一見。乃東風無恙，猶吹芳草之魂；而碧玉難逢，徒重落花之怨，長埋孽海，水謝情緣，蒼昊無憑，朱顏已改，蘭香仙去，排碧馭以騰空。瓊玉煙消，委黃塵而化骨。蒼天蒼天，何以把我秋鶴的知己剝削得一個不留呢？遂又嗚嗚的痛哭，傷感了一回，無可發洩，因口占一律云：

何時鑿盡沐猴冠，  
誤國殃民是此官。  
遼海羽書驚殺伐，  
中年身世聚悲歡。  
金闈知己金荃杳，(調畹)  
玉軫相思玉佩寒。(翠梧)(能琴)  
安得借餘春館裡，  
燈前重把小紅看。  
吟畢，時已不早，就解衣偃臥。

卻說秀蘭見二人敗興出去，心中又是得意，又是懊惱，到綠芭蕉館逛了一回，回去韻蘭忽又薦了兩個客人來，秀蘭只得陪了。一位姓金，一位姓錢。看他衣服豪華，性情粗俗，見了秀蘭，十分得意，便付給英洋五十元，欲排酒席。秀蘭笑道：「二位爺照指，豈有不願？但時候過晚，小園肴饌已空，就是舖子裡也都關閉，如蒙見愛，請明日早來何如？請爺放著個地址在此，明早當打發人來請。」二人聽他宛轉有理，只得答應寫了住居的客棧，坐了一回，也就去了。明日果來，又帶了三四個人來喧擾一天。姓金的還要住宿，秀蘭這個人那裡肯從，千方百計的設法，才把他哄了去，其人終是快快不樂。

卻說秀蘭兩日間遇了兩件不得意的事，心中甚悶，來尋韻蘭，恰恰湘君月仙也在那裡。秀蘭坐了，韻蘭叫小丫頭送了茶。秀蘭命小碧在那裡裝煙，湘君笑道：「秀丫頭帶個兜是那裡做的？倒也別緻。」秀蘭道：「是一個客人在別處看見了樣，替我訂做的。」月仙道：「樣式很好。」秀蘭道：「月仙妹妹搬進園來，何以月紅妹妹不來？」月仙道：「學唱不便，故暫住在外邊。」秀蘭道：「你的氣色現在似好看。」月仙道：「十天病五天，有什麼氣色！」此時湘君立起身，看秀蘭帶的圍額，韻蘭也去細看。見這

兜把絨底子裡面挖空了蘭葉蘭花蘭莖花樣，裡面用綠線鑲補成功兩枝小撇蘭，亦舌紅筋，白根黃瓣，維妙維肖。湘君道：「你明兒給我我也要照樣訂做一只，裡面用白緞襯成白蘭花。」韻蘭道：「你去做，我照秀丫頭的色樣也做一只，惟把這舌改為素心。」秀蘭笑道：「你們通不要費心了，我來辦了這個差罷。不知誰家能做不能做，你們去亂碰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也好，你這個差辦得好，我就記大功拔委一次，倘有好客人便奉薦。」秀蘭道：「罷了，你昨兒薦來的客人好粗俗得不堪形狀，把這錢浪使，要來壓伏人。他昨兒就要喝酒，你想這個時候還能排酒麼，那裡去找菜來呢？我便回他去了。」湘君笑道：「一到喝酒，是好客人呢。」秀蘭笑道：「你愛這個客，來了我來引進。」韻蘭道：「他去了怎麼呢？」秀蘭道：「他昨兒強丟了五十元在這裡，到今日一早就來，鬧到此刻才去，最可笑這姓金的死也不去，要住在這裡。我只得說今兒有了客了，他還不信，我只得叫陸升假充客人，在裡面叫，他方信了去了，恐怕還要來呢。」湘君道：「你也清高太過，絕人太甚，可知不能堪，必將甘心與你，非獨無益，適足取禍，自今以後，須要隨遇而安些，就是這等也要防他才是。」秀蘭道：「通是韻丫頭不好，薦來的。」韻蘭笑道：「昨日兩起來了六七個人，倒送了五十元助妝，我那裡來得及應酬，我也不知道他好不好，把他第一起的兩個人送到你那裡來，你該回絕了他，不該今天教他喝酒，這回子怨誰呢？就是我那裡五個人也不好，給我通冷淡了，他才去。今日就不來了，便是以後再來，也給他個沒趣。然而也要看人呢，暴戾的人不好給他生氣，這也是我們待人的要訣。」秀蘭道：「我何嘗不是這種想，可奈他實在粗蠢。更可笑的，你這兩人未到以前，也來了兩人，一個是姓麥，一個據說姓韓。」韻蘭道：「姓韓的那裡人，號叫什麼？」秀蘭道：「他冷冷的，我也沒問他，我見了姓麥的就嘔氣，他是與獻之認識的，獻之也說他不好。」湘君道：「他送你多少錢？」秀蘭道：「還好容易，他是一毛不拔的。因說是獻之叫他來，我才見了，豈知並不是獻之的差來，他一派說荒。你想獻之在上海十四走的，他說這天在鎮江遇著獻之，又說獻之要借錢娶我，叫我不要嫁別人。獻之在我那裡一向勸我從良，並沒有要我的話，他不是做夢麼？我也冷淡他走了。」韻蘭道：「姓韓的沒話麼？」秀蘭道：「姓麥的朋友有什麼好人？我也沒同他答言，我就出來了。芻芳說姓韓的問蘇姑娘可否請見，這姓麥的一定要差芻芳來問，給芻芳哄他，說去問過了，說蘇姑娘不自在，兩日沒會客了，連熟客也不會，他們知道沒趣也就走了。」湘君笑道：「你不該放了姓韓的，他就是秋鶴呢。」秀蘭笑道：「凡姓韓便是秋鶴，天下姓韓的人，韻丫頭都要搜刮來了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他怎樣面龐兒？穿什麼衣服？」秀蘭笑道：「年紀輕得很多，到十七八歲，真是翩翩公子，活似秋鶴，他著實說起你，只是沒得工夫來。」月仙、湘君笑道：「你把韻丫頭心上人放走了，明兒罰你去尋還他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你兩個人總是扯淡，人家好好問話，你們說這些玩話。」湘君正色道：「誰同你玩？這真是你的秋鶴呢！」秀蘭笑道：「姓韓的很多，人家說起罷，也沒見就問定了是那一個，你真是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了。」韻蘭歎一口氣道：「罷了，等他們一班送親的人回來，再打聽罷；」話落，只見珊寶笑嘻嘻的拉著佩纜的手進來，這幾個人同韻蘭、碧霄是新近換帕，異常知己，所以並沒客氣，也不讓坐，只命丫頭倒茶而已。

此後書中，但凡韻蘭、碧霄、湘君、秀蘭、珊寶五個人相見，並無別人在內者，凡倒茶讓坐送茶虛文，一概不述，補錄於此，看官須要記牢。當時珊寶同佩纜進來笑說道：「韻丫頭，你把這個人來鬧死我了。自己不要他，叫他來鬧我，也沒見鎮日的跟來跟去。李義山嚇，白樂天嚇，王漁洋嚇，吳梅村嚇，不是一個瘋丫頭麼？問這個，講那個，這等癡貨，將來還有男人要他？」三人大笑起來。秀蘭又笑道：「非但這種癡，他手裡拿著一枝筆在口裡潤發潤發，寫一回，塗一回。你們看他這張嘴上塗得烏黑，人家姑娘唇上點胭脂，他塗了這些墨，而且嘴角上也累著些，小姑娘家出了須了，不是笑話麼？」眾人把佩纜一看，皆哈哈大笑起來。佩纜也臊了，連忙走開去擦臉。韻蘭笑道：「我今日教他去鬧秀丫頭的，為何到你那裡？」珊寶笑道：「我也不知道他怎麼支使來的。」秀蘭笑道：「何嘗不來鬧我，他剛才到了我那裡，看見我陪著客人，不好說話兒，他只坐在那裡呆著想。後來我肚子裡急，到小房間裡解手，坐在馬上，他就來了，立在面前，臭也不怕了，拿著一本詩學入門，問看見的看字，平仄可是通用麼？龜勉的龜字，為什麼二十三梗十一軫十六銑通收的？我說我現在要出恭，你吵了我出不來的。他也沒聽准下句，把出恭纏差了一東，說一東裡沒得這個字。」眾人又大笑起來，韻蘭笑道：「你們沒看見呢，那一天珊丫頭出了一個題，他回來就做起來，拿著稿子踱來踱去，踱到他們洗衣服的桶子裡去，一隻腳通濕了，還不覺得。明珠笑著，挽了他出來，倒把明珠罵小蹄子起來，明珠嘔了氣，走開，不理他，讓他去穿了一只濕鞋。他走到庭心裡，我當他去換鞋去了，豈知他站在那裡對著一枝未開的桃花發怔。恰巧下起雨來了，淋得滿頭，還呆著在那裡搖頭。我看不過，喚他，說雨濕了，他說雨字不及露字，溼字不及壓字，我說了不得，佩纜真個要癡了，叫幾個人強拉進來，給我罵了一頓子，他才醒了，也笑起來，連忙到裡邊去換鞋，我方看他稿上是深巷明朝賣杏花的題，當中有一句『香雨濕春愁』已把雨字改了露字，濕字改了壓字了。」眾人想了，又笑了一陣。珊寶道：「這句詩倒也虧他。」湘君、月仙道：「有志竟成，將來他的詩學，恐怕還在我們之上呢。」正說著，佩纜又笑著走出來，眾人看了他，只是笑。佩纜笑向韻蘭道：「好姑娘，你許把國朝別裁給我看看，今兒好翻出來了，在那號書箱裡或者我自己去找。」秀蘭笑道：「真個好學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你給我靜一靜，我明兒給你，再不要學賣閻仙了。」佩纜笑嘻嘻的坐著。韻蘭笑道：「你替我來裝一袋煙。」佩纜便去取了水煙管，同他裝煙。幾個人又把佩纜說笑一回，方各散去。

到了二十四這日，那姓金的又來寒碧莊。秀蘭就知道他不懷好意，只得推托不在家中，到觀音山進香去了。叫芻蘭出來款接，就把這個緣故告訴他。他那裡肯信，說：「那一天你們同我說緩幾天來，所以我幾天不來，今兒才來。他既然要出門，何不當時同我早說，還要約我，這等哄人，誰人肯信？我難道花了錢擔個虛名兒麼？快叫他見我！我要問他。」芻芳笑道：「爺不要生氣，姑娘實在出門去了，不信可出去打聽。」姓金的道：「放屁！我又不是包打聽！你休得同我多話，快叫他來。」芻芳笑道：「我們同爺商量，緩日再來如何？」姓金的把桌一拍，罵道：「搗你媽的娘，還說緩日，上回說緩幾日，今兒又說緩日，不知緩到那一日叫我來，我必定要會會他，他的屁這樣尊貴？我不信，人家怕你圍裡，我姓金的怕他。」芻芳也嚇昏了，只得出來，寒碧莊裡有許多人都在外面聽。秀蘭嚇得沒了主意，叫小碧去把他用的數十元取還他。小碧只得去取來，是一封現洋。小碧不敢進去，叫谷媽送還。谷媽送到裡頭，那姓金的歷聲問道：「去叫麼？」谷媽道：「姑娘實不在家，沒得法兒。爺也莫生氣，前日爺賞的五十元，奉還了，請爺到別家姑娘那裡去，改日姑娘回來了，再來領罪。」姓金的聽了大怒，便把谷媽一記耳刮子，打得一白三碧五黃九紫，把這卷洋錢向地上狠命一撒，只聽豁啷一聲，滿地都是英洋。外邊急得魂靈兒出竅，谷媽大哭，負痛出來。秀蘭只得逃到韻蘭那裡，嚇得哭了出來，告訴了他。韻蘭立即一面去叫巡差，一面去報碧霄。不多一回，兩個巡差到寒碧莊，姓金的正在動手，把桌子打破，方要打兩口衣櫥，口中嚷罵：「我姓金的憑你官司不怕的。」兩個巡差協同轎夫陸升、王三進去，罵道：「不知王法的東西，這個地方你敢在此橫行！」芻芳、小碧有了巡差，膽也壯了，同谷媽搶進去拾地上的洋元。守門傳事的人也進來了六七個，要打抱不平。綠冰壺門外庭心裡，傭婦丫頭也站滿，說幫他起來，姓金的看見巡差進去，倒也不懼，連忙取了一隻打破的紅木桌腳，打出來。外邊幾個男傭，一齊動手，那裡擋得住，陸升給他打破了頭，王三打傷了臂。巡差連忙退後，姓金的手中握著桌腳，如生龍活虎打出來。看的眾人連忙逃走，有跌撲的，有失鞋的，有嚇哭的。

這裡巡差二人，一時不及添來。那姓金的意欲脫身，且罵且走，方欲出寒碧莊，莊外也有看的人，嚷說快逃罷，客人打出來了。正在喧嚷，聽後面有人說馮姑娘來了。韻蘭、珊寶、佩纜及丫頭等都立在莊東花障外柳堤北旁邊聽信。看見碧霄帶著倚虹飛奔而來，說：「怎麼了，不要放他逃走。」韻蘭連忙去阻，說：「妹妹不要去，巡差同多少男人，阻擋不住呢。」碧霄、倚虹一聲不理，那姓金的已打到寒碧橋，向橋上如飛的一般，向外而走。碧霄從柳堤北首飛奔向南。韻蘭等見園中的人知道了，大半來看。文玉、燕卿等在鬧紅樹花牆北首看，玉田生、馬利根、金幼青、金素雯等立在彩春橋上看，巡差等反在後面，也不敢追來。姓金的走下寒碧橋，方到廊口，碧霄從柳堤過去，正打一個照面，罵道：「潑賊，你要逃麼？到那裡去！」姓金的見是一個柔弱的女子，後邊跟著一個丫頭模樣的人，那裡在他心上，忙把桌腳向胸前點來。碧霄身子一躍，離地四五尺，避了這個一點。姓金的知道，方知他有些武藝，把桌腳狠命一掠，碧霄又是一躍，順把纖足向他臉上一撩，點著他的眼眶，又連忙把玉手在他右肩膀一握，那人著

痛，不能支持了，桌腳墮在地上，還想奔出，被碧霄一把將他髮辮扯住，應手而脫，恰是一個和尚。這時倚虹已取了桌腳搶前，向他腳下掃去，打傷他的足脛。碧霄把辮子棄了，又是一把拎著，方把他撲倒。於是巡差等眾人一齊上前，把他拿住了。眾人不知道的，說他主婢二人如花朵樣的女子，怎麼有這等本領，於是無不歎服，傳為奇聞。外邊的人，方知綺香園中不好輕惹的。

聞文少敘，那金和尚被園中拿獲，就被巡差帶回，自然照例審辦。方知是江湖上一個巨盜，同黨數十人，為首三人，一姓楊，在廣東，一姓錢，就是那日同飲之人，現住客寓，及押往捕拿，早已聞風逃去了。金和尚口供既實，遂按律懲辦。那兩名在逃的盜魁，遂結了切齒深仇，常思圖報，後文再表。

綺香園中自把金盜送交後，這個假辮也給他帶去。韻蘭就命園丁將當夜擊毀的東西收拾起來，一面傳園中長僱的工人，命他次日修補。碧霄領著眾姊妹均到寒碧莊替秀蘭慰藉勸解。秀蘭感謝碧霄，謝了韻蘭、倚虹。韻蘭道：「都是我的不是，怎麼把這個人引到秀姊那裡。」秀蘭道：「妹妹也是要好的，那裡知道有這等禍事呢？」湘君道：「也是定數難回，逃也逃不了的，幸虧有碧霄妹妹作個解神星，否則倒白便宜了他。」幼青道：「碧姊姊倒是我們園裡的保駕將軍，我從今以後常要跟碧姊了。他到那裡，我也到那裡。」馬姑娘、玉姑娘笑道：「只有我們在一處，不怕他們打來了。」湘君笑道：「幼青妹子要跟碧丫頭走，倘然碧丫頭到天上去，你怎樣？」幼青笑道：「幾見人好到天上去的呢？」素雯笑道：「這話倒說不定，恐怕要去也容易快了。」幼青道：「姊姊又說謊了！你倒知道麼？」素雯笑道：「你去問問這位馬姑娘。」馬利根笑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素雯道：「你自己同我說的。」馬利根道：「可又來，我何嘗說過呢？」素雯道：「不是平空到天上，乘你這氣球去呢。」馬利根笑道：「原來這個。」燕卿、文玉笑道：「你這個氣球到底幾時可好？」馬利根笑道：「那能一兩個月就好呢，料又不齊。我昨兒已寄信到外國去添配薄橡皮收氣玻璃管去了。」韻蘭道：「我看你這個樣子，還不好，須要想個新法，可以坐三四十個人，帶了幾個月乾糧，可以到天上各處去玩才才好。」珊寶道：「幾個月沒水喝，怎樣？」馬利根道：「這個法兒，也是我十幾年來想的新法，將來大約可坐三十人，不過幾個月糧難帶，我在化學裡想得一法，合成一種養氣藥水精，並將氫淡氣收些在裡頭，多帶些去，將來每日只要吸少許，就不饑不渴了。」佩纒笑道：「姑娘們去，也帶我去玩玩。」玉田生笑道：「現在圖樣雖畫好，機器尚未配齊呢，怕明年這時候可能趕得好趕不好。」湘君笑道：「不要問他，馬姊姊只管趕緊去做就是了。」說著，只見幼芳送上點心來，韻蘭笑道：「你們受了驚，毀了物，還要請我們吃點心，可是雙出脫了。」碧霄笑道：「他是謝我主婢的，我們是帶你們吃呢。」於是大家用了點心，漱口擦面畢，喝了茶，又安慰秀蘭一回，大家方一齊散去，請秀蘭勿急，就安處罷。秀蘭謝了，送眾人出門，方回房到寢處。未知以後如何，下回再敘。